



KAMOME

Hobe

KAMOME



Hobe

鬧鐘音樂聲響起，我在黑暗中遙控調低窗戶的遮光係數，隨著玻璃從全黑到半透明再到全透明，清晨的陽光毫不吝嗇的灑滿整個屋內，可惜這太陽都曬屁股了的老招對睡意堅強的她是一點作用都沒有，我一如以往地苦笑著搖醒她，將她從周公的地盤喚回我身邊。

其實她可以晚個半小時再起床都沒關係，但是早一點捷運人比較少，對她來說比較舒服，加上如果人多的話有時被撞個幾下，或是被人群擠到奇怪的地方，會害她迷失方向感，所以人少的時間出門對她來說也比較安全。

其實我陪她去上班也是可以的，但是她覺得處處都依賴我不好，所以堅持至少上班她要自己去，只是她並不曉得在她偵測範圍外還有一個騎士默默的保護著公主，身為一個高等級的騎士如我，能夠兼具忍者一般的隱密身手也是很合理的，所以使命必達對我來說只是小菜一碟罷了（這樣好像把她說得像貨物一樣）。

我將她今天外出的服裝搭配好掛在梳妝台旁，已經擠好牙膏的牙刷放在洗臉台的左前方，如同儀式的準備一般，每天我進行著這祝福她一天順利快樂的祈禱。在她梳洗的時候，我在廚房準備著早餐及她的午餐，等她梳洗完再一起進餐，早餐基本上都是三明治或漢堡這樣簡單的料理，當然有時為了給她一點驚喜，我會嘗試放進一些特別的組合，譬如有一次在三明治中間夾上鍋貼。後來被她笑說有必要夾在一起嗎？明明就是可以分開來吃的東西，真是一點都不瞭解我身為料理人的熱情奔放、創意無限，搞不好那天我也可以作出不輸給特級廚師的料理啊，總有一天要讓妳一邊吃一邊說要是以後吃不到怎麼辦啊——。

我基本上不太喜歡吃東西，或者應該說，與其進食不如喝高濃縮能源罐（一般簡稱E罐）來得有效率多了。不過能與她邊吃東西邊閒話家常是我小小的幸福，這讓我想起以前與她約會時的感覺，所以我還是

會簡單吃一點東西，跟她的作對比的話，大概就是豪華海陸總匯三明治跟土司邊這樣的等級落差，反正我吃的東西不是重點，重要的是能跟她一起用餐，而且要讓她吃得夠營養。

吃完早餐後，就是要偷偷護送她上班了，要維持有點近又不能太近可是護送的不二法門，最大的挑戰便是在捷運上，要保護她不被色狼有機可乘又不被她發現可是一大難題，每天這段不過十分鐘的車程卻老是讓我體力直亮紅燈。當然上次跟一個職業色狼在十分鐘之內過招三百回，最後時間到，讓我贏得一個判定勝利，這件事情我就不想多提了，身為一個有為的騎士怎可隨便拿這些事情出來說嘴呢。

下了捷運，一出站馬上就是她上班的地點了，這點倒是讓我很欣慰，至少可以不用擔心還要護送她過馬路之類的。她的工作內容其實很簡單，大體來說，就是接電話然後彙整回報主管單位而已，不過以現在

的情勢來說，能有工作已經要偷笑了。自從十年前日本和美國相繼開發出自我思律型機器人後，加上大陸那強大的製造能力，機器人的數量已經逼近地球人口數的十分之一強了，如果不是各國政府加以總量管制，搞不好早就超過人類了。也因為機器人高生產效能，又不會跟雇主要求工資，只要記得讓它們補充能量就好，現在大部分的工作都已經被機器人取代了。當然這十年已經不知道發生過幾次大規模的勞動抗爭，諷刺的是，這些抗爭最後還是被政府派出的機器警察鎮壓下來。最後的結果就是，萬惡的資本主義企業藉由提高生產力，獲取高利益然後繳高額的稅給政府，最後政府養人民，這種奇怪的循環。

而在機械工藝高度發展的現在，機器人跟人類的界線也越來越模糊了，換個機器手或機器腳已經是稀鬆平常了，有錢的話除了頭以外全身換成義體都不是問題了，所以到底要怎樣定義機器人跟人類，在這個

世道，已經變成學術與倫理上的問題了。

回歸正題，她現在的工作也是政府保護弱勢的政策下才得到的，雖說工作內容簡單，但薪水卻又出奇的高，可能也是因為他們公司有百分之八十都是不會要求工資只要定期維修的全機器人的緣故吧，不過我看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也要打個折才行，因為那些有錢的萬惡資本主義家為了能多危害這世間幾年，大部分都已經將身體義體化了，除非得到腦癌之類的大絕症，或是餓他個一個月讓他斷電腦死，不然那生命力已經跟蟑螂沒兩樣了。

相對於這荒誕以三倍速發展的時代，基本上我們生活簡單，不需要太多的娛樂也不需要太多的消費，能夠平安的過一天，有美味的食物可吃，晚餐後一起到河濱公園散散步，心情好的時候就一路散步到出海口，一路上她聽講一些有的沒的，週末可以聽聽街頭藝人的演奏，一天一天在這小小的幸福中度過便也足

矣，當然我知道這樣的日子總有一天會結束的，只是不知結束總是來得無聲無息。

一天下午，我接上網路收著mail，看到了這樣的來信：「人造眼球已獲認可!!」，當收到這封mail時，表示現在的「我」已經可以卸下騎士的任務了。晚餐時刻，我將這好消息告訴她，她欣喜的說著眼睛好了以後要第一件事就是要一起去河濱公園，她要用眼睛重新認識那條我們一起走過無數次的河川，而我，默默的聽著這些話，腦中有股電流在流。

自從三年前的那場車禍奪去她世界的光明後，我們便一直等待著人造眼球的問世，當時已是臨床階段，只等通過臨床認可及國內核准，便可以讓她重見光明，而在等待的這段時間，我便擔任起騎士的重責大任。在她剛知道自己看不見時，聽她哭喊，承受她反抗世間的拳頭；在她剛開始使用導盲系統時，陪在她身邊亦步亦趨的前進；在她開始工作後，聽她發牢

騷說著工作上遇到的鳥事。三年的時間，準確來說是1075天又12小時25分，一分一秒我都確實的紀錄起來，在明天陪她去醫院後，我身為「我」的任務就結束了，這也是我自己早就設定好的。

某天，某醫院病房，一名少女拆下繃帶，人造眼球植入情形良好，如預期的，沒有排斥現象，沒有成像不良現象，從美國訂製的眼球運作良好，少女左顧右盼的找尋著「他」的身影，一個到剛剛為止都還陪在她身邊，這三年不離不棄陪著她，在三年前跟她結為連理的「他」的身影。

接著，醫生告訴少女，三年前的那場車禍，在他們蜜月旅行回來，回家路上的那場車禍，不止奪去少女的光明，也奪去她老公的生命，在她老公生命的最後簽下了同意書，同意協助醫院進行實驗，醫院將她老公腦中的記憶，人格，行為模式全複製到一台全機器人，測試在全腦模擬的情形下，一台機器人到底可

以多擬真一個人，實驗結果就是，這三年間，少女都沒發現在身邊的「他」其實是個機器人。

少年最後的願望是，在少女眼睛回復之後，讓「他」自動消失，好讓少女不讓過去束縛，往下一個幸福前進。

醫生將少年機器人最後的行動紀錄交給少女，少女用自己的眼睛見證著少年機器人的最後，他走出醫院，一路來到一個河濱公園，少女聽著那水流聲，知道那是他們常去散步的那個河濱公園，少年機器人就這樣順著河不斷走著，少女透過畫面，第一次親眼看見這清澈的河川。

少女看著旁邊的時間顯示，她知道他走沒多久，少女帶著播放器跑了起來，或許追得上，少女想著。

少年機器人沿著河畔一路走著，少女用著眼陪著少年機器人漫步著，同時少女用腳追尋著他的足跡一路奔跑著，同樣的路線，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時間，

只為了最後能在同樣的地點相遇。

播放器上的畫面來到海邊，少女站在同樣的地點，播放器與耳邊迴盪著同樣的海鷗啼叫聲。少女卻不見少年機器人的蹤影。

播放器傳來少年機器人的話語：「不知道現在的我有沒有靈魂，不過至少轉移過來之前是有的吧？如果有來世的話，希望還能與妳相遇，但在來世相遇之前，希望妳今世過的幸福。」

播放器畫面停了，夕陽沉了，海鷗及海浪陪著少女哭泣著。